回顧台灣文學系所成立
——兼論2005台灣文學研究概況

陳芳明

台灣文學系所的確立

台灣文學系所在近十年來的普遍設立，強烈暗示國內學術風氣之丕變。到2005年為止，包括最新核准的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相關系所已經正式成立20個。這種學術版圖上的量變，似乎也將開始帶動質變。長年被盛傳為「顯學」的台灣文學研究，至此才稍稍獲得實質的印證。

遠在1987年解嚴之前，有關台灣文學系所設立的呼聲，已經在社會內部此起彼落提出。這些呼聲代表一種文化上與政治上的焦慮，因為這不僅關係到文化生產的方向，也牽涉到文化主體的建構。在政治環境還未朝向開放之前，設立台灣文學系所的倡言，基本上具有抗議與批判的高度意涵。台灣文學教育在大專院校課程結構中長期缺席，正好反映了封閉年代的偏頗與偏見。在台灣文學系所普遍設立的今天，似乎有人指控這是一種「去中國化」的趨勢。然而，在戒嚴時期凡有關台灣文學、歷史、語言、文化的知識受到暴力的壓制，莫非也就在默許「去台灣化」現象的存在？

把台灣文學系所的存在與不存在，簡單定義為「去中國化」或「去台灣化」，顯然過於忽視台灣歷史條件的複雜背景與重疊性格。做為世界殖民史一環的台灣，與任何具備殖民經驗的社會，其內部所生產的知識從來就沒有得到恰當的重視。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內的殖民歷史與文化，都一律在主流歷史的書寫過程中遭到空洞化與邊緣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歷史文學的遺產從主流書寫被抽離出來，似乎並不令人感到訝異。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之後，在《大正文學史》與《昭和文學史》並未有隻字片語提及台灣文學及台灣作家與作品。同樣的，戰後50年國民政府的歷史書寫中，台灣文學與歷史也只是置放在被詮釋、被團結的位置。

後結構主義思考在1960年代蔚為風氣之後，全球所有主流文化開始受到重新評估，而被壓制的、被貶抑的弱勢文化逐漸取得發言空間。新的思維方式，帶來新的視野與新的詮釋。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在第三世界普遍傳播後，曾經在歷史上扮演沉默、靜態角色的女性與被殖民者，終於覺悟到必須釋放被壓抑的記憶與想像。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在1978年問世後，啟開前所未有的知識之鑰，對於主流文化中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關係進行拆解與批判。後殖民理論在80年代傳播到台灣時，島上的戒嚴體制也正瀕臨於崩解的邊緣。台灣民主力量的高漲，事實上也反映社會內部的知識能量已經臻於成熟的階段。相應於民主運動的開展，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的研究也跟著變成本土運動重要的一環。

沒有成熟的文學生產，就不可能帶出

成熟的文學研究。要求台灣文學系所的設立，正是鑑於島上的文學成就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足夠進入學院的門牆。近十年來，台灣文學系所紛紛宣告成立，應該可以是為國內學術邁向正常化的健康現象。輕率地、性急地把這種現象定義為「去中國化」，顯然出自思考過程過於簡單與怠惰。

凡是在台灣發出的文學，都是台灣文學系所關懷的、注意的對象。脫離殖民權力支配的台灣文學，有一個重要的課題便是「去殖民化」。所有為殖民體制辯護或合理化的論述，是現階段台灣文學研究亟需批判並抗拒的政治含義。因此，去殖民化並不等同於去中國化，除非中國化具有殖民化的政治含義。在後殖民的視野下，台灣文學研究正嚴肅地重新整理這個島上在不同歷史階段所遺留下來的豐碩文學資產。這樣的文學整理，包括四大區塊：原住民文學、古典漢語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戰後時期文學。在文學討論中，也同時照顧到族群、性別、階級的議題。台灣文學系所的設立，便是朝向文化主體的建構，落實且深刻地重新評估文學遺產的藝術成就與歷史意義。

台灣文學系所的特質

國內的台灣文學系所分成兩個系統，一是文學，一是語言。成立台灣文學研究系所的學校，包括中正大學、中興大學、台北教育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真理大學、清華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靜宜大學。其中成功大學已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靜宜大學則兼有大學部與碩士班，真理大學僅有大學部。其餘大學則僅設碩士班。在語文學系方面，目前設有大學部的學校包括中山醫學大學、台中教育大學、花蓮教育大學、真理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聯合大學。成立碩士班的學校，則有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與新竹教育大學語言及語文教育研究所。

從地理分佈來看，台灣文學語言系所遍及國內的北、中、南、東四區。這個事實顯示，台灣文學研究正式加入國內學術訓練的版圖，而且也正在扭轉學術風氣。不過，由於系所設立的速度急劇加快，幾乎每一學校都面臨同樣的危機，那就是師資結構過於脆弱。這種結構上的脆弱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師資員額的問題，一是師資培訓的問題。就師資員額而言，各系所的平均數字大約是三名左右。近五年來由於中央政府人事的凍結，每個通過教育部核准的系所，能夠分配的師資就相對減少。同時，各個學校內部的人事系統也沒有提供恰當的人力支援，

圖8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創系，陳水扁總統揭牌。(靜宜大學台文系提供)

新設系所的條件更加處於窘困。就師資培訓而言，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博士班畢業生是由台灣文學研究所訓練出來的。現階段只有成功大學台文所正式設有博士班，但仍未有畢業生。在未來數年，台文所的師資仍然必須仰賴中國文學研究所訓練出來的台灣文學研究者，尤其以清華大學、政治大學、中央大學的中文所為大宗，是提供師資的主要來源。

師資結構的不平衡，最大衝擊便是影響系所開設課程的品質。師資是決定課程內容的主要依據，同時也是決定學生素質的重要因素。目前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系所的許多課程已有疊床架屋的問題發生。可以預見，研究生能夠接觸的知識也相對受到侷限。特別是台灣文學的內容牽涉到過多的日文史料與西方文學理論，國內對於學生日語與英語訓練要求並不嚴格，從而研究所開授的課程似乎也很難容許台灣文學與外國語文有結盟、對話的空間。

這是台灣文學系所設立的最初階段面臨的最大挑戰。然而危機並不永遠存在，各個系所亟思突破之際，危機其實也攜來轉機。目前已有系所開始積極與外文系教授密切合作，邀請具有外語能力的研究者到台文所開課。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清華大學、靜宜大學、成功大學已都在嘗試這方面的努力，區域性的跨校選課，也是克服當前開課困難的解決之道。同樣的，校內的跨院選課的思考，正逐漸蔚為風氣。這種跨領域的結盟，是台文系所還在整頓茁壯階段尋求出路的一種可靠方式。

所謂台灣文學，是一門充滿各種可能的新興學問。在此之前，並不存在任何學術傳統與典範。幾乎每一門開設的課程，都是史無前例。它的規範、它的格局，都是由每位教授來設計、制定。這樣的課程具備了開創與想像，等於是為台灣文學這門領域開疆闢土，使其內容加深加寬。投入研究的學者受到強烈要求，必須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看待台灣文學的內涵與外延。因此在理論層面上，從寫實主義、現代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理論不斷滲透台灣文學的研究。在跨領域方面，台灣文學也開始與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文化人類學展開無盡止的對話。

不僅如此，台灣文學也是充滿生命力的動態學問。它與古典文學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後者的文學創作已經停止，而台灣文學則不斷有新的作家與作品加入行列。具體而言，台灣文學的範疇每過十年就需要全新的定義。在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開始在國內學界登場時，強調寫實主義的反帝反封建作家居於主流地位。到了80年代，女性作家、原住民作家、同志作家大規模生產文學作品時，台灣文學的內容逐漸發生質變。僅僅依賴寫實主義理論，已不足以詮釋大量的、全新的文本。直到90年代，後設思維在作家中間蔚為風氣時，創造的技巧已大大迥異於前此的作家，台灣文學的內容更趨多元與繁複。在全球化風潮的襲擊下，國家疆界再也不能阻遏各種外來文體的滲透。無論是詩、小說、散文，文體的疆界也次第受到突破。越界的族群、性別，也陸續改造文體的越界。這種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已經在台灣社會積極地演繹、衍化、延伸。如果還有人堅持非用寫實主義詮釋文學不可，顯然已被急速開展的新文體運動遠遠拋擲在後。

氣象萬千的變化清楚指出一個事實，台灣文學已不可能繼續停留在威權時期的啟蒙階段。更為確切的說，台灣文學的「本土」內容已經遭逢到全新的挑戰。新的文學世代以具體的行動與實踐，持續不懈地開闢、擴充裂變本土的內容。過去的「本土」為了對抗戒嚴文化，因此必須團結成為單一的、強大的論述進行批判與抗議。現在的「本土」則是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相當自覺地、有意義地以複數的、重層的創造力來自我定位。啟蒙時代已經隨著威權體制的崩解一去不復返。客觀形勢要求國內的台灣文學系所，必須因應新美感、新技藝的誕生。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新的書寫形式與策略已然成型。網路文學是無可抵擋的趨勢，將之視為一次全新的文學革命，並不過於誇張。文學部落格的大量出現，似乎已足夠與報紙副刊並駕齊驅，甚至還有超越之勢。國內文壇的生態正面臨重大的轉變，誰是作者，誰是讀者，誰是編者，其間的疆界顯然也到了需要重整的時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恐怕不能只是依賴平面、靜態的文字書寫，網路空間充滿動態、活潑的超文本，必然會升格成為研究專題。

同樣的，沒有人敢於保證所謂「台灣作家」的定義，在未來十年不會發生急劇的變革。現在幾乎已經可以見證，許多「外籍新娘」所生產的「新台灣之子」將佔據台灣新生人口的百分之十。未來的台灣作家一定會從這樣的新人口結構中誕生，越南的、馬來西亞的、泰國的、菲律賓的、中國的歷史記憶也隨著將注入台灣文學的創造之中。台灣社會是如此具有躍動的生命力，則台灣文學豈能脫離如此生動的社會而存在。

台灣文學系所的課程既然屬於一門新興學問，就相對地比較不需揹負歷史的包袱。從狹義的角度來看，面對社會內部族群、性別的多重性格，台灣文學系所必須具備收編、整編的能力。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台灣文學系所應該具備開放的想像力，積極介入社會內部文化生態的維護、尊重與提升。以排斥、抗拒的態度來定義台灣文學，已經不為社會所容忍。取而代之的，必須以協商、對話、結盟的態度，使文學詮釋與思考繼續成長健康、落實。

從課程內容顯示的跡象，現階段的系所還不能勝任去承載台灣文學已有的藝術成就。如何密集、加速地訓練師資是當前亟需克服的問題。在足夠的師資還未齊備之前，各個系統可能必須打破本位主義；強化跨院校、跨地域、跨領域的合作。即使有一天師資宣告充足，這種跨界的互動仍然值得欲求，使台灣文學領域的教學研究更趨完整而成熟。

台灣文學研究的新思維與新願景

台灣文學研究生在2005年持續展現蓬勃的氣象，最能反映這個事實的莫過於學術會議的召開。這些會議可以分為地方性、全國性與國際性。就地方性而言，學術會議的目標在於開發台灣各個地區與社區的文化特色與文學遺產。就目前所知台中學、嘉義學、苗栗學的建構，在各自所屬地方文化局主導下，許多大學也受到邀請介入這項計畫的推展。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的「台中學——文采風流研討會」，中正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一屆嘉

義研究學術研討會」，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的「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以及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主辦的「2005南投文學——巫永福與張文環創作學術研討會」，都可見端倪。此類性質的學術會議，往往可以挖掘一般文學史研究者未能注意到的史料與文本，同時也可以平衡學術交流所忽略的文學詮釋。還在發軔階段的台灣文學研究，可能就像拼圖一般，需要從細節、碎片的文學圖像開始拼貼、湊合。對於未來台灣文學全貌的追求，現階段地方性的學術會議應得到恰當的重視。

就全國性的會議而言，最為豐碩的成果，應是關於台灣現代詩與散文藝術成就的討論。在現代詩方面，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的「第14屆詩學會議——台灣中生代詩家論」，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主辦的「詩心台灣情研討會」，台灣文學協會的「2005中日現代詩國際饗宴研討會」，以及台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系的「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學術研討會」，相當雄辯地為現代詩給正面的評價與豐富的詮釋。這種現象至少在十年前無法想像。對現代詩的重視，證明台灣文學研究不在只是偏愛小說的探討。同樣的，散文研究長期以來受到邊緣化的現象，顯然也已經出現轉機。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的「永不凋謝的三色堇——張秀亞文學研討會」與中央大學琦君研究中心主辦的「琦君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會」，開始預告散文研究的時代就要啟開。許多學者對於散文研究欠缺理論，甚以為病。事實上，任何一門知識的建立，如果沒有經過長期的探索研究，並不可能產生理論性的東西。台灣現代詩與散文的鑽研逐漸形成風氣時，就可能邀請更多新世代研究者加入行列，無需擔心沒有理論，研究成果到了豐收的階段，理論自然就會誕生。

就國際性會議而言，似乎也開始出現突破的跡象。其中有幾場規模較大的會議，包括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的「第四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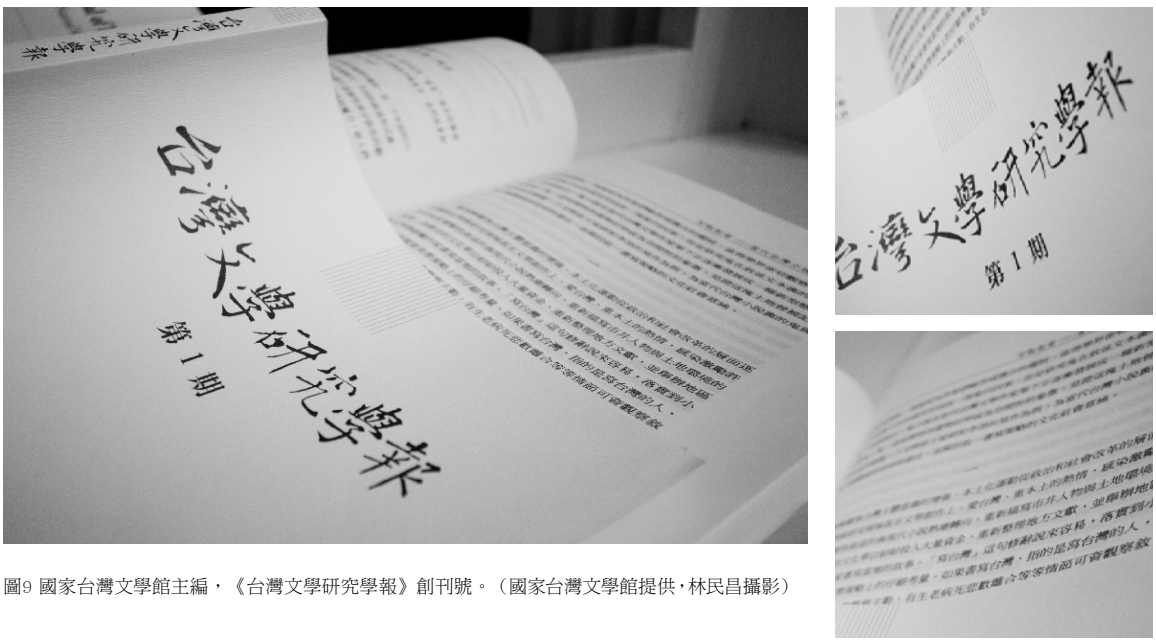

圖9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創刊號。（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林民昌攝影）

圖10 2005年舉辦的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部份論文集錦。（國家台灣文學館提供，林民昌攝影）

討會：台灣思想與台灣主體性」，暨南大學中文系與清華大學台文所合辦的「重寫台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國際研討會」，淡江大學中文系的「第九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清華大學台文所承辦的「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提出的「東亞」概念。國內學界多年以來酷嗜倡言與國際接軌，而所謂國際的定義似乎以西方，特別是美國居多。對台灣文學研究而言，與其奢談國際接軌，不如務實地、深刻地討論台灣文學在東亞文化環境中所佔有的位置與意義。因為東亞的概念不僅牽涉到後殖民的議題，並且也聯繫到現代性的問題。近年來，現代性與後殖民已是國際學術的顯學。在此風潮推湧下，國內學者也受到波及而展開熱烈討論。當東亞研究在國際學術版圖日益提升之際，台灣的發言更不容缺席。通過東亞視野的再閱讀，台灣文學研究的再開發與再書寫自然受到高度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會議是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成功大學台文所承辦的「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長期以來台灣文學系所由於師資結構的脆弱，已影響到課程內容的設計。跨領域的對話，一方面在於使台灣文學系所擺脫當前的資源窘困，一方面也在於突破格局，使新的學術訓練與思維方式能提升現階段的研究狀態。這次會議是初次嘗試，邀請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學者與台灣文學研究者相互交換信息。對於國內人文社會學科而言，顯然是可喜的徵兆。尤其對於台灣文學研究，更是可貴的收穫。如果文學可以視為社會集體記憶的表徵，則相關的研究就不能只是停留於藝術與修辭的靜態討論，而應該進一步推動深層結構的分析。使文學除了具有美學意義之外，還有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意義。

在學報與雜誌方面發表的學術論文，也是台灣文學領域延伸出去的觸鬚。國家台灣文學館正式出版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以及政治大學台文所的《台灣文學學報》，是國內學界的重要發言刊物。即將加入行列的還有台灣大學與成功大學台文所籌劃中的學報。其他容許發表台灣文學相關論文的，大多散見於中文系發行的學報。真理大學台文系出版的《台灣文學評論》，也是重鎮之一。如果從論文的內容來看，包括學報與博碩士論文在內，有一個跡象相當明顯，那就是散文研究已有崛起之勢。近年來張瑞芬教授在這方面的開墾最具成果。她除了身體力行在學報發

表大量論文，並且也完成一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的編選。這部散文選集的附帶收穫，便是獨自完成一部50位女性散文作家的評論，用功之深，有目共睹。

國內研究生以散文做為學位論文題目，已經蔚為風氣，這是值得首肯的現象，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拓展值得期待。不過，目前的散文研究仍停留在個別作家的史料收集與詮釋。最大的貢獻，便是協助未來的文學史料書寫者注意到散文這個區塊。但是，由於只是集中於個別散文家的探索，這方面還未出現系統性、全面性的研究，要期待散文研究理論的出現，仍需假以數年。

另外還有一個跡象也必須注意，那就是古典文學研究的風氣也正在釀造。在施懿琳、黃美娥、許俊雅三位教授的推動下，古典文學研究開始呈現上升之勢。她們共同主持的《全臺詩》史料整理計畫仍在進行。計畫完成後，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必然有推波助瀾之功。黃美娥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引進現代性理論的思考，是近年來的重大突破。舊文學的新詮釋，將使後來的文學研究者找到寬廣的想像空間。原住民文學研究在台灣文學領域也有擴張之勢，2005年盛事是東華大學原住民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台灣原住民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集合了國內與國際的文學、史學、文化人類學學者，進行跨領域、跨地域的對話，成果斐然。

由於新史料的不斷出土，新世代的不斷出現，台灣文學版圖已經進入一個再整頓、再思考的新時期。十年前的研究方法，漸漸被新的訓練與紀律所取代。以女性主義的研究來說，經過後女性主義的洗禮之後，女性主義一詞以逐步讓位給性別研究。現代主義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一度遭到污名化、妖魔化。然而自80年代解嚴之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再考察又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這些事實說明了台灣文學研究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具有挑戰性與創造性的領域。思維僵化的研究者，過於強調意識型態的教學者，必須卸下自我膨脹的身段才能找到發言空間。

世紀初的台灣文學，已經揚棄世紀末的悲情而揚帆出發。開創風氣的研究者，都有可能成為學術典範。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動輒數百人出席的盛況，在過去國內學界是難得一見的現象，如今卻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長期受到貶抑的研究，也許在今天資源匱乏的條件下還不能稱為顯學，然而風氣之盛卻令人矚目。大量研究人力的投入，使台灣文學的知識生產開始提昇國際能見度。再過十年，國內學術版圖的重新盤整，現在已可預見。